

# 向阳村的变迁

阎顺利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 丐村特色（代序）

## 丐村三大景

臊 橛 子：山峰，用神话武装，喻为男人的阳物

洞 房 子：一道山壁，马蜂窝般布满洞

黑 松 林：原始森林，没有活人进去过

## 丐村三大宝

丐村宝典：谁拥有这部书，就可以选美为妾

万 宝 囊：要饭袋子，上面有一百个补丁

打 狗 棒：选枣木质的，盈手而握

## 丐村口头语

狗 × 的：出去老说好话，回村不骂人能忍得住呀

放 屁：对别人否认的一种说法

橛子 × 的：最毒的骂人话，谁都受不了

## 村人的特点

身材矮小：委琐惯了，成了遗传

五官下垂：扮苦相久了，成了特点

嘴 角 薄：乞讨的主要工具，说好话磨的

## 丐村的思想

不劳而获：让善良人养活的一种想法

懦 弱：吃人家的嘴短，硬不起来

性 事：瞅见漂亮婆娘眼里便伸手

作 者

2004 年 6 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漫画人/ 阎顺利 著 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 
2004 . 4

ISBN 7 - 228 - 08723 - 2

. 漫 ... . 阎 ... 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  
代 . I267 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5222 号

责任编辑: 丁 璇

责任校对:

封面设计: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编 830001

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印刷

开本

印张

字数 200 千字

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

---

ISBN 7 - 228 - 08723 - 2 定价: × × .00 元

## 第一章

### 1

新中国成立有夕，丐村子民猿居山洞，不问稼穡，常年以乞讨为生。村人六岁开始修乞讨经，当达到吹拉弹唱，张嘴顺口溜，能用三种方言见人说人话、逢鬼说鬼话时，再练一套龙飞凤舞的打狗棒法，就算准乞丐了。由于该村崇尚乞讨之术，每十年便以乞讨成绩选举村长。因此，历届村长都有不同寻常的“光辉历程”。

独有王春爹例外，他所以荣任村长并非带回多少贵重的财物，或为丐村做出撑眼皮的事来。原因是他从杭州带回一位美妙绝伦的闺女。那闺女身材苗条，唇红齿白，盘儿贼亮，让全村的汉子唏嘘不已；这哪是人间尤物，瞅那双小脚，像两枚端午节的粽子在灯笼裤下碎碎地移动，体

态扭扭捏捏弱不禁风，真没治了。

村人都说王春那狗 X 的有福，雀儿还没长硬，当爹的就给领回了这么俊的媳妇。有些没婆娘的汉子眼红了，一阵风刮进家里，伸出手指剌着爹娘的脑壳发脾气说，瞧你们这窝囊样，比王春爹差到天南海北了，不盼着你们领回天仙女，给俺牵回个两腿的女人就知足。

爹急了，说：“有本事自己领。”

光棍汉说：“让你们尿出来真倒霉。”

爹瞪眼说：“你，你！”

光棍汉说：“让王春爹尿出来就好了。”

一时间，村里传遍了那闺女的好，许多目睹过该女风采的汉子们不禁眼里伸手，嘴角垂出晶亮亮的涎水，在梦里做足了采花贼，醒来便含着手指痴想个不停。于是，汉子们遇见王春就酸溜溜地问：“王春，你爹给你领回这么俊的媳妇，会摆弄吗？”

王春吸吸鼻子说：“咋不会？”

那人说：“王春，你说咋整？”

王春说：“不就是往她身上……”

那人说：“你真不会哩。”

王春说：“不信就拿你婆娘试。”

那人说：“咱把媳妇换了吧。”

王春说：“你那婆娘白送俺都不要。”

王春美滋滋地折回家，瞅着床沿上红粉粉的闺女嘿嘿

笑。那闺女双腿并拢，纤细白嫩的小手缩在膝上，双腮飘乎着两朵红云，见王春那对牛蛋眼盯得紧，低下眉眼抿嘴笑着。王春用舌头在嘴唇上扫两圈，用手背蹭蹭鼻子，咕嘟咽了口涌上来的唾沫，凑到爹跟前小声说：“爹，你出去俺有话说。”

爹把王春的手拨拉掉，说：“有屁就放。”

王春抬头瞅一眼羞答答的闺女，吸吸鼻子，笑咪咪地拉着爹往外走。来到洞外，王春掏出裤兜用脚踢着地上的鹅卵石，羞答答地问：“爹，啥时给俺办喜事？”

爹问：“给谁办喜事？”

王春说：“给俺呗。”

爹问：“你媳妇在哪儿？”

王春指着洞里说：“那不是。”

爹说：“噫！做梦哩。”

王春问：“为啥？”

爹说：“她是你小娘。”

王春说：“俺想让她当媳妇。”

爹说：“你才几岁的毛孩子。”

王春问：“真不是？”

爹说：“是你小娘哩。”

王春嘟囔道：“老牛吃嫩草！”

爹举手要落实在王春脑壳上，王春扭头就跑，蹿到洞前那片树林旁蹲在地上，用石子在地上划着，湿漉漉的眼

睛瞅着洞口，心里骂爹是老不死的。来往的汉子见王春蹲在那里抹泪，就笑嘻嘻地凑过去问：“王春，是不是让媳妇整哭了？”

王春朝地上啐口痰说：“整俺爹了。”

村人问：“咋，你爹给整了？”

王春说：“这老不死的！”

村人问：“没你的份？”

王春说：“这老不死的！”

大家做梦都没想到王春爹会把那闺女搂进怀里。王春爹今年五十有四，身材瘦小，满脸核桃纹，黄土都埋到脖的光景了，而那闺女满打满算不过三八的芳龄，瓜子脸，嫩白得一掐都怕淌水；这种差别怎能不扎眼哩。丐村除了村长与婆娘有这种差别，哪家的汉子能有这种艳福？娘的！大家脑里立时映现出极具刺激的景象：王春爹那张树皮脸贴在小女人的粉腮上……村人都说，娘的，王春爹这嫩草吃得可真香甜！

在王春爹的婚礼上，男女老少呼隆涌到家里，把洞间堵得没了插脚之地。他们都把黏稠的目光聚焦在闺女嫩白的脸上瞅个没够。王春爹核桃样的脸刮得铁青，每条皱纹里都汪着喜悦，那嘴笑得合拢不住，正织布梭样来回给大家递烟。大家心想，王春爹这小媳妇，比老村长的婆娘强多了。老村长今年八十岁，婆娘只有二十八九的年龄，那年龄与模样的差距已经让汉子们睡不好觉了，没想到王春

爹比村长还村长。许多汉子从王春家走出，用手背揩去唇边的涎水，回家瞅着自己的婆娘愣神。

婆娘问：“愣啥眼？”

越看越像头母猪！

婆娘问：“哎！你愣啥眼？”

这分明就是老母猪！

婆娘问：“你娘的愣啥眼？”

汉子吼道：“老母猪！”

婆娘便狼咬着般大哭。

丐村的婆娘与汉子同样串百家门讨百家饭，脚是行乞的主要工具，因此都硕大无比；脸皮由于频繁与太阳、与风雨、与季节磨擦，变得树皮般粗糙。此种光景，哪还有丁点儿女人味道。丐村的婆娘开始吃醋了，心里厚着嫉妒、自惭的情绪向汉子刮西北风，说该女是千年狐精，会给丐村带来天灾。汉子们哪信婆娘的屁话，他们早被小婆娘的容貌折服，自然，对王春爹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在选村长的那天，王春爹领着漂亮的小婆娘去到场院，大家的目光噼噼啪啪投到小婆娘的脸蛋上。站在台上正讲话的老村长也不由哆嗦两下，忘了该讲什么。老村长本来定下近年来讨要东西最丰的汉子作为村长候选人，可在举手表决时，没人肯把手抬起来，他们全把注意力放到王春爹那小婆娘身上，并未在意老村长说啥。

不知道谁在喊：“让王春爹当村长。”

许多汉子都跟着嚷：“让王春爹当村长。”

老村长气得把胡子吹得一阵纷扬，问：“他有啥成绩？”

有个汉子跳出来：“他身边是啥？”

老村长说：“是个女人。”

那汉子说：“是活宝哩。”

老村长说：“人不算。”

汉子们都大声嚷：“活宝也算。”

满脸核桃纹的老村长用袖子抹抹额上的细汗，拉着痰丝咳了几响，哆嗦着青筋暴露的手，恋恋不舍地把那部三尺厚的《丐村宝典》交给了王春爹。从此，王春爹便糊里糊涂成了村里至高无上的人物。《丐村宝典》详细记载了丐村的历史变迁、人口生亡等等巨细事宜。内分多卷，分别是假面、相术、辞令、棒法、医术、魔术。所载内容均是历代子民在乞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心得。最让村人垂涎的是，谁拥有这部宝典，可于村内选一美女，被选之家应引以为荣。

王春爹接过宝典后，并未依规矩选美纳妾，他搂着那位域外的女人已感幸福至极，哪还把丐村的闺女放在眼里。

那时节，村人夜里都爱往王春家钻，明是祝贺王春爹荣任村长，实际却是看那漂亮的小婆娘。小婆娘并不在乎村人异样的目光，落落大方地请村人落座，笑吟吟地与大家啦呱，还用那双嫩白的小手给大家端水。汉子们傻笑着接过碗，闻着碗沿上的脂香，把嘴贴在碗沿上慢慢吸溜，

那陶醉模样就像亲了小婆娘。

王春爹笑着对大家说：“回吧，不早了。”

村人说：“不晚哩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改天再来玩。”

村人这才恋恋不舍地从洞里退潮，边走边说明天夜里还来。王春爹把洞门咣当闭住，嘴里咂了两响，哧哧地搓着双手，正欲去床上搂了小婆娘，扭头瞅见王春僵在灯前，身影黑褐褐地折在洞壁上像片水沔，铜铃般的大眼正盯他，就说：“王春，睡觉去。”

王春皱眉说：“夜还早哩。”

爹说：“不早了。”

王春瞪眼说：“俺睡不着。”

爹说：“出去玩吧。”

王春梗起脖子说：“俺不去。”

爹从兜里掏出钱举在手里，在灯光下摇得虚虚晃晃。王春那眼顿时亮了，伸手摘下钱，低着脑壳往洞外走。刚出洞见几个汉子攒在洞口伸头露脸，就说：“又不是耍猴，有啥好看的，都回家吧。”汉子们嘻嘻笑着，用手把头皮挠得哧哧响，却不肯挪步。王春把手伸出来，说：“谁不走就拿钱来。”汉子们把手伸进兜里掏摸半天，凑些钱搵到王春手里。有人还给王春卷袋喇叭烟点上，王春就一明一暗往别处去，走几步停住脚，回头瞅着贴着洞门的黑影，呸地吐掉嘴上的喇叭烟，折回去也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。

洞里，王春爹吸溜着嘴，用手抄起油灯，走得灯苗儿绿豆般大小。他裹着一股风刮进内洞，把灯支在柜上，瞅着被沿下那嫩白的脸盘儿，嘿嘿笑着，把粗糙的手搓得哧哧响，他说：“俺上床了，俺上床了！”

婆娘瞅王春爹一眼，叹口气，吧嗒帘下睫毛，僵在那里。王春爹哆嗦着手把被面掀开，去解婆娘的腰布，衣摆里的气息扑到王春爹手上，那手抖得不成样了。婆娘又深深地叹口气，把嘴噙成熟透的樱桃，灭了灯苗。衣服的郎声立时传进王春爹耳内，他喘着粗气，手忙脚乱地撕扯着衣服，把细腿从裤筒里抽出，也不去捡堆在地上的裤子，狗样地爬上床，赤溜钻进被窝，把那温热光滑的身子裹在怀里抚弄个不停。

婆娘哆嗦两下，嚶嚶地哭。

王春爹僵住动作，问：“咋了？”

婆娘说：“没哩！”

王春爹问：“真没啥？”

婆娘说：“真的！”

王春爹顾不了许多，把嘴凑到那张粉脸上蹭，舌头找准温润的红唇硬塞着；两握丰满弹着王春爹的胸脯，他那颗心把薄薄的胸壁撞得哐哐直响……王春爹喘着粗气癫狂几下，轰隆便焉了。

洞外的汉子听罢了洞里的声音，想象着美妙的光景，那腿软得都要跌倒。几个人都喘着粗气，就像有风箱在呼

呼地拉。有人伸手去摸王春的那儿，边摸边说：“王春，你听你爹。”

王春把裆上的手打掉，说：“回吧，都回。”

大家这才吸溜着嘴去了，在路上不停地骂：“娘的，娘的。”汉子们回家便跳上床，把睡熟的婆娘拨弄平了，也不管婆娘嚷骂，脑子里装着王春爹那小女人的模样，把事儿做得有声有色。

## 2

王春爹荣任村长后，无需四处乞讨了。那部象征着丐村尊严的《丐村宝典》里有文规定，拥有该宝典者，为丐村之父也，衣食皆由子民供奉。当然，为父的权力不只这么卑微，还有许多难以道尽的便利。例如，每月可根据各家的乞讨多少征集财物，然后做主分给那些没脚力的老人。因了此种权力，自然有许多人家都来家里跟王春爹凑近乎。令王春爹意想不到的，老村长的婆娘踏黑来到家里，把个景泰蓝的镶金鼻烟壶送给他。

王春爹问：“婶，这是干啥哩？”

婶说：“是他让送的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俺哪能要老村长的东西呀。”

婶说：“他让送的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等会儿拿回去。”

婶说：“他让你以后多罩着点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婶走到床边，拉住小媳妇的手喷舌说：“多稀罕人的模样儿，俺瞅着都眼馋。”两个漂亮的小婆娘手拉着手唠嗑，唠着唠着便都抹起眼泪来。王春爹瞅见两女人莫名其妙地哭，就喷了一声说：“咋了，抹啥眼泪？”小婆娘说：“你出外遛达一会儿，俺跟婶儿说会话儿。”王春爹嘴里又喷了几响，低着脑壳出去了。王春爹的背影从洞里消失后，婶儿拍着小婆娘的肩问：“妹子，咋遇见王春爹的？”

小婆娘说：“这都是命呀。”

又反问：“婶，您呢？”

婶儿说：“丐村的规矩，没法子。”

婶儿又说：“这都是命呀！”

两个女人勾肩搭背地哭了会儿，婶儿抬手抹去小婆娘脸上的泪，说：“好好照顾自己，俺走了，平时闷了就找俺唠嗑。”她从洞里走出，瞅见王春爹正蹲在洞旁的磐石上吸烟，星火儿明明暗暗地映着那张皱纹交错的脸儿，显得吓人。

婶儿对王春爹说：“你得好好对这个妹子。”

王春爹笑着说：“那是俺的心头肉哩。”

老村长的婆娘叹着气去了后，王春爹折回洞里，瞅着小婆娘脸上的泪痕，心疼地直吸溜嘴。他哆嗦着手把婆娘

脸上那颗晶莹的泪珠抹掉，搂在怀里轻轻地拍。小婆娘把王春爹的手拨拉掉，拉起被子蒙在头上，那被子不停地颤动着。王春爹起身去闭洞门，扭头见王春床上的被子瘪着，就说：“狗 X 的，去哪儿疯了。”说完，把门虚掩上去睡觉了。

王春玩够了，回到家里，听到内洞没有声息，去水瓮里舀碗水咕嘟上，和衣钻进背筒里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梦里，王春到处找茅房，终于找见了隐蔽的地儿，掏出来就尿，醒来已经尿湿了床单。他把衣裳脱下，钻到另一头，刚闭上眼睛，却听到内洞的床吱咯吱咯叫得欢，就喊：“爹，晃这么响，还让俺睡吗？”

内洞里便没声了。

王春用嘴角笑笑，轻轻地打着呼噜假装睡了。爹的床又吱咯吱咯叫起来，王春又大声喊：“再晃俺就骂了。”王春听到内洞里的床又哑了，便捂着嘴笑。过了会儿，他又装着打鼾，爹的床又摇响了，并夹杂着小婆娘的呻吟声。王春扯着嗓子喊：“再晃俺可真骂了。”王春正在那里得意，爹披件衣服从内洞窜出，掀开被子照王春的屁股来了几下响亮的。大声吼道：“狗 X 的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王春嚷道：“都说那媳妇是俺的，被你老牛吃了嫩草。”

爹说：“放屁！”

王春说：“不信你去村里听。”

爹说：“胡说！”

王春爹垂着脑瓜回到内洞，听到小婆娘嚤嚤地哭泣，便钻进背筒里，伸手搂过小婆娘颤抖的身子，就像哄孩子样，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，说：“别听那狗 X 的胡说，村人没敢那么说的。”

小婆娘吸吸鼻子，说：“给王春找个媳妇吧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才多大的毛孩子。”

外洞的王春突然喊：“不小了，不小了。”

爹吼道：“没跟你说话。”

小婆娘小声说：“你听，人小心不小哩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那就给他狗 X 的找个媳妇。”

王春爹把小婆娘摆平，俯上去就凑，小婆娘硬把身上的男人推下来，给他一个脊梁，说：“省着吧，别把老骨头玩完了。”王春爹感到沮丧，那手老实多了。

## 第二章

### 1

王春的亲娘是个傻子。王春四岁那年，傻子娘领他去如来山上玩耍，跳进山里那口深潭里淹死了。如来山上有眼没底的水潭，常年墨幽幽地蓄着水，传说此潭通连东海的龙宫。那日，傻子娘牵着王春来到潭边，瞅见有条大鱼在潭里翻花，便对王春说：“嘿嘿，有鱼，俺给你逮了煮着吃。”说完扑通跳进去。王春坐在岸上等娘逮鱼，不时捡个石子扔进水里，瞅着水花的涟漪笑。有个猎人下山时瞅见王春蹲在潭边，就说：“王春，别在那里玩，掉进去就没命了。”

王春说：“娘给俺逮鱼。”

猎人问：“你娘呢？”

王春指指水面说：“在那里。”

结果，村人连了几条竿子都没够着潭的底，自然没有捞上那傻婆娘来，大家都说被虾兵蟹将当点心吃了。

那时候，村人还感到王春傻乎乎的，都说他那心性随着傻子娘。然而，等王春长到八岁时，却让大家吃了一惊，虽说他某些方面确实傻，但他能摇头晃脑地把三尺厚的《丐村宝典》背下两尺，这是其他孩子无法办到的事情，由此可以断定，他是乞讨的天才。

王春九岁时，便能把打狗棍抡得呜呜哨响，家养的卷尾巴狗被他练得满坡的聒噪。十岁离家出走，村人找了满世界的空旷后，心疼他被狼舔了。那夜，月光如霜，风摇山动，村人围着面条样的王春爹说：“也可能明天就回了。”

冷不丁有人嚷道，回了，回了。

惨淡的月光下，王春捧着条牛犊大小的狗走来。

王春踢狗一脚说：“狗、狗、你快走。”

又踢狗一脚说：“想吃肉，俺家有。”

村人见那狗两眼荧荧幽亮，认出是狼，便狂呼乱叫，两盏幽亮刹那间灭了。大家蜂拥而上，用手扶着王春湿漉漉的头发，问了他许多为啥。王春吸溜着两筒鼻涕说：“俺讨了两个窝窝头哩。”月光下那两握黑褐色顿时撑了村人的眼皮，都说这孩子不得了！

在王春十三岁时，便掌握了《丐村宝典》所载的化妆术，并用锅灰、黄泥、毛发、花草汁液等物，把自己扮成